

(初稿刊登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07年9月(49期),頁162-165)

在通俗與雅正之間，遊走歷史與偵探的筆--貝雷茲·雷維特的西班牙旋風 (張淑英，台大外文系教授)

「文學再怎麼博大精深，一定要趣味橫生，引人入勝，否則讀者大眾聞文學色變，逃之夭夭」，這是近十年來引領西班牙書市風騷、而且贏得《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讚賞的西班牙小說家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 1951-)的文學信念和寫作的理由。擁有21年戰地記者資歷(1973-1994)，迄今也有21年創作經驗(1986-2007)的貝雷茲·雷維特，過去親臨戰爭現場，手持麥克風以渾厚鏗鏘有力的聲調傳遞給觀眾波濤洶湧、步步殺機的戰爭驚險，如今，他把那支擴大音效的麥克風轉變成遒勁有力的健筆，從記者轉換為小說家，完成22部小說，經翻譯成34種語言，在50個國家和讀者分享他重構歷史、編織冒險、耙梳偵探懸疑和英雄俠客的盎然趣味。

1991年，貝雷茲·雷維特開始在《XL周報》撰寫短評，這些短評同時在該集團發行的25份報章雜誌刊登，意味有四百五十萬個可能的讀者。1994年結束記者生涯之前，貝雷茲·雷維特已經出版6部小說，彼時《擊劍大師》(*El maestro de esgrima*, 1988)、《法蘭德斯棋盤》(*La tabla de Flandes*, 1990)、《大仲馬俱樂部》(*El club Dumas*, 1993)紛紛獲得美國、法國、瑞典、丹麥等國肯定，咸認貝雷茲·雷維特是解剖歷史、撰寫推理、偵探小說文類的箇中好手，然而當時在西班牙國內，貝雷茲·雷維特獲得各方肯定的才華仍然限於新聞報導獎項。

1995年貝雷茲·雷維特以蟬聯暢銷書榜46週的《聖堂密令》(*La piel del tambor*)成為書市的焦點，彼時雖有若干資深作家諷刺說道：「有貝雷茲·雷維特在文壇活躍，始能對照凸顯優質作家的作品，彰顯嚴肅文學的深邃與內涵。」儘管如此，貝雷茲·雷維特揮筆的勁道不曾停息，1996年他更試圖創造和福爾摩斯、菲力浦·馬羅、赫丘勒·白羅類同角色的人物，融合了劍客、海盜和騎士精神，鋪陳一系列的大眾歷史俠義小說。首部曲以《阿拉特里斯德船長》(*El capitán Alariste*)為名，開啓六部冒險系列寫作計畫，小說背景以十七世紀菲利普四世在位時期朝廷的「官場現形記」，以及西班牙黃金世紀海外征戰由盛轉衰的頹勢及社稷百態，故事系列從阿拉特里斯德出生(1582)寫到他四十四歲(1626)，年少從軍參與西班牙對法蘭德斯(今之法、比及北歐低地國總稱)戰役，最後歸鄉回到西班牙。「船長」只是諷刺的綽號，若將名字解構，阿拉特里斯德是「悲傷的阿拉」，他是個甘草人物，也是個反英雄類型，又像行俠仗義的吉訶德，也像《神鬼奇航》的「傑克船長」。第六部《東岸雷凡特的海盜》(*Corsario de Levante*)到2006年始完成，阿拉特里斯德船長和他一千伙伴沿著西班牙東海岸回到安達魯西亞的塞維亞，接受國王昭告的新任務。這十年間，在構思取材阿拉特里斯德的冒險與境遇時，貝雷茲·雷維特同時推出其他小說，讓期待「阿拉特里斯德船長」續集的讀者，同時享受閱讀其他小說的樂趣，繼續浸淫以西班牙歷史、地理為小說藍圖的作品，例如《海圖迷蹤》(*La carta esférica*, 2000)、《南方女王》(*La reina del Sur*, 2002)、《戰爭畫師》(*El pintor de batallas*, 2006)幾乎都與「船長」系列同年度出版，受到的矚目與喝采甚至勝過「船長」系列，如此交叉創作，彷彿潘妮洛碧日夜不停織拆壽衣的耐力，讀者和阿拉特里斯德船長不用等到故事結局，貝雷茲·雷維特在書市的旋風已然形成。

今天的貝雷茲·雷維特和他的作品已經成為學術殿堂從歷史小說、大眾文化和偵探小說切

入研究的重要文本，也是電影、電視劇尋求題材和腳本的靈感來源，不僅出版社以新面貌重新推介這些小說，學界與讀者也回首研讀他十餘年前的《法蘭德斯棋盤》、《大仲馬俱樂部》、《擊劍大師》、《阿拉特里斯德船長》，這些作品皆已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例如 1994 年英、西合作、由凱特貝琴薩主演的《法蘭德斯棋盤》（曾有中譯譯為《人面獸心》或《赤裸的微笑》），而屬於大部頭長篇巨著的《海圖迷蹤》，也在今年完成影片後製。貝雷茲·雷維特的書迷從文字轉換成視覺影像的凝視者，繼續追隨不同藝術文本的呈現方式。另一方面，貝雷茲·雷維特文學創作的努力終獲肯定，2003 年 6 月，他獲選成為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院士，他以〈十七世紀莽夫的語言〉為題演講，在西班牙最高學術機構談論黃金世紀時中下階層最真實貼切的民風民俗。諸多轉變與榮耀，多產叫座的事實印證貝雷茲·雷維特的作品有其歷史底蘊及陶養，他發揮雅正和通俗文學的特點、讓沉重的歷史以詼諧幽默的面貌在扉頁間浮現，俠客豪情的主角人物談笑風生，也出糗逗趣，讓讀者認同書中人物，跟隨他們的際遇，很快在閱讀追蹤西班牙歷史的隧道中點燃一展明燈，接觸到自己國家文化的輝煌與黑暗，也認識諸多正史與教科書中不曾記載的文人雅士的軼事，恰確符合貝雷茲·雷維特所秉持的理念：「文學要趣味橫生、引人入勝」。

難能可貴，中文書市將以章回小說的敘事趣味向中文讀者陸續引介貝雷茲·雷維特七部小說，他該也是西語國度第一人在中文出版界以如此氣勢出版作品的作家。事實上，他的作品在台灣是「重出江湖」，際遇好比他在西班牙前後十年不同的聲勢與格局。西語作品跨界到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強勢的出版品，但是讓中文讀者認識西班牙的作家與其讀者的結合如何形成一種文化力量和閱讀習慣，也是出版界積極正面的貢獻。西班牙人會閱/悅讀貝雷茲·雷維特的小說，好比一般大眾喜愛稗官野史、驚悚懸疑電影或武俠小說的熱忱。當然，貝雷茲·雷維特的作品還需要二、三十年的淬煉才能知道未來的西班牙讀者會不會拋棄它們。喜愛《達文西密碼》的懸疑和解構藝術知性之旅的讀者，不致抗拒早在十餘年前便面世的《法蘭德斯棋盤》、《聖堂命令》或是最新巨作《戰爭畫師》（*El pintor de batallas*, 2006）；熱愛海洋文學如《金銀島》中真誠與冒險的精神；梅爾維爾《白鯨記》中海底探險、體驗惡劣環境與困頓生活的挑戰；康拉德作品中疲憊返鄉的英雄和出發前迥然不同的心境...等等作品的同好，不會拒絕認識地中海海岸的傳奇：《海圖迷蹤》。

這七部作品都屬於偵探小說，也有屬於這類創作典型的橋段和人物：老奸巨猾的權貴，聰明/致命的女人，博學多聞的文人學者，小卒變英雄的甘草人物。七部小說主要都以西班牙歷史、地理幅員為背景；貝雷茲·雷維特總是想喚起古老的、傳統的、被遺忘的歷史記憶、並向這些歷史致意/致歉。每一部作品都詳加考究，逼真呈現那個時代和人物隸屬區域所使用的語彙和語法。七部作品雖然各自獨立，許多情節卻又彼此銜接，交互引用，長篇敘述時而切斷緊湊的情節，褒者讚譽是懸疑、知性，貶者謂之冗長龐雜。《法蘭德斯棋盤》敘述十五世紀一幅名為「棋賽」的法蘭德斯名畫，由畫廊老闆委託女修復師胡莉雅修復以便拍賣。畫中的棋盤形式隱藏著足以改變歐洲命運的秘密。女修復師著手修畫時深覺暗藏玄機，因此藉助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協同畫廊老闆、古物收藏家塞薩、藝術史教授阿瓦羅、賽棋好手穆紐茲聯手共同解碼，畫中棋盤佈局彷彿步步殺機，渲染著殺身之禍的驚悚。《戰爭畫師》有頗多貝雷茲·雷維特個人經歷的投影。小說描述一位退休攝影記者法格斯，幽居在地中海岸一座瞭望台裡，專心繪製一幅壁畫，一個消失的女人的影像伴隨壁畫浮現腦海...。有一天，一位戰後倖存的克羅埃西亞人伊柏為了一張照片前來找他，目的是要殺掉他，但是在殺掉法格斯之前，伊柏想要多認識他。兩人變成朋友，伊柏細訴

戰爭的殘酷與妻離子散的創傷，也得知法格斯在戰火中沒有拯救心愛的女人，而是拍下她的慘狀...。至此，伊柏理解他前來殺一個活死人已無意義，似乎也不再那麼恨他了。當記憶再現，兩人看到彼此內心無盡的悲戚。《大仲馬俱樂部》描述一位古書蒐藏家柯索應聘鑑定兩件古書，一是大仲馬手稿的真偽，一是鑑定現存三種版本中，那一種才是《幽靈王國九扇門》的真跡，據說上面記載著召喚魔鬼的方法。柯索在蒐藏家、愛書人、女人、野心家間斡旋，謀殺事件平添鑑定工作的困難，高潮迭起的懸疑就在這調查過程中忽隱忽現。

《擊劍大師》以 1868 年的馬德里為背景，是西班牙寫實主義文豪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撰寫《國家史記》的重要年代，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貝二世被保皇黨以不流血的「光榮革命」而自我流亡的年代;政治人物傾軋、女王宮中醜聞秘史...等等成了小說的架構。故事敘述一位擊劍大師哈梅·阿斯塔洛亞，他以教授貴族名流擊劍為生，每日與好友聚會，從不過問政治。然而，學生當中有一位寡婦愛德拉顯得激進且野心勃勃，指定要學大師的防衛絕招。結果大師墜入情網，卻又面臨好友突然死亡的疑雲，讓自己陷入羅生門，自己秉持的擊劍藝術和劍道精神也被現實的醜陋抹拭，政治的險惡、女人和劍道都可能是致命的吸引力。《聖堂密令》敘述一位海盜變成電腦駭客，入侵梵諦岡的電腦系統，教宗派遣羅倫佐神父前往西班牙塞維亞大教堂調查此事。為了護衛教堂和城市，一位安達魯西亞名媛，一位善妒的銀行家和他的秘書周旋在這位銜命而來的密使之間：羅倫佐神父在美人 and 天主間掙扎，幾乎拋卻守貞的信條;一張一世紀以前死去的女人的明信片，一位 1898 年因美西戰爭在古巴海域失蹤的海盜船長薩洛克的線索，開啓《聖堂密令》的追蹤、驚險、浪漫、戰爭史的鋪陳，也將讀者拉回到《法蘭德斯棋盤》的記憶。《海圖迷蹤》是一趟海底歷險尋寶記，敘述一位水手柯伊，因認識一位女孩丹赫兒·索托之故，得有契機再回到他熱愛的海洋工作。柯伊的任務是找尋一艘十八世紀沉沒的船隻之謎，柯伊在嫻熟製圖的領航員引導下，從北而南沿著地中海開始他的海洋探險。他遇見前來尋寶的尼諾及其保鏢，因為傳說中，航海運輸有百分之十的寶藏均沉沒海底。《海圖迷蹤》特別著墨十八世紀海洋地圖、儀器、製圖測量等工具的描述和考證。《南方女王》一開始便以死亡布置懸疑氛圍：「電話響了，他知道他將會死」。人稱「南方女王」的德蕾莎·孟多沙原本在黑市做披索兌換美元交易，因為認識男友達維拉，日子變的充裕又快活。達維拉是開小飛機的機長，專門替毒梟運送毒品。結果達維拉背叛這些道上老大，招致殺身之禍。德蕾莎恐遭波及，得到貴人相助，從墨西哥的西納洛亞逃回西班牙。她在南部與北非交界的梅利亞省一家夜店工作，認識也是走私毒品的聖地亞哥，於是重操舊業，以駁船往返摩洛哥運載毒品，總能躲過海防的巡邏，德蕾莎一介女子和一群好勇鬥狠的毒梟打交道，經營毒品事業，做的有聲有色，道上稱她「南方女王」，警方稱她「墨西哥女郎」。德蕾莎和她的毒品版圖開啓南方女王奇女子驚濤駭浪的故事。

貝雷茲·雷維特的作品從叫座到叫好，他並沒有脫離西班牙文學創作的路線。西班牙文學、文化的變異常以佛朗哥逝世後這三十年來作為觀察新興文化發展的階段，文學創作依然在歷史小說、情色小說和偵探小說三個大框架中發展，也有作家被區域、都會或鄉土特色區隔，形成「某某風格派作家」的潮流。嚴肅文學(叫好)作家苦心孤詣寫出幾部佳作，囊括重要文學獎項後，便有封筆的趨勢;或有拋不開對歷史的承諾與責任，因此詮釋歷史無法釋放正面的重擔，書寫筆觸更沈重;若干偵探小說家曾經風靡一時，以當代政治社會為背景，琢磨推理、科學分析，少觸及歷代歷史的傷痕;情色小說家以女作家居多，一炮而紅者卻有後繼無力之虞;說貝雷茲·雷維特大膽批其逆鱗，揭發西班牙歷史的霸道也罷，或是揶揄自己國家引以為傲的黃金盛世亦可，他融合

歷史小說和偵探小說的迷魅，大家讀歷史不再沈重，享受偵探懸疑的刺激卻可以從中挖掘不知道的歷史真相，找到自己。美國媒體的讚譽或許跨大了些，但總是掌握了些許「證據」，才寫出了這樣的評語：「貝雷茲·雷維特是約翰·勒卡雷和馬奎斯的結合」。